荊川先生右編

荆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十六

倖

荊川先生右編卷十六

都察院僉都御史毘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論幸臣亡國

莊辛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佚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爲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爲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

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揜於成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爲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兎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蚉䖟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鈆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

黃雀因是以俯噣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于公子之手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鰋鯉仰齧蔆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碆盧治其矰繳將加己乎百仞之上被礛磻引微繳折清風而抎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之流

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孌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塡黽塞之內而投已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栗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爲陽陵君與淮北之地

諭董賢封事

王嘉

漢哀帝時帝愛幸侍中董賢[illegible][illegible]侯後
數[illegible]日食舉直言丞相王嘉因[illegible]封事

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敎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箕子戒武王曰臣無有作威作福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一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自是以後縱心恣慾法度陵遲至於臣弒君子弒父父子至親失禮患生何況異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漢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内蒙恩爲漢太宗孝宣皇帝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内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嘗幸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獸圈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衆謝示平惡偏重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貲千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饑饉加有西羌之變外奉師旅内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藏内充實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

害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
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育數貶退家貲不
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榜死於獄不以私愛害公義
故雖多內議朝廷安平傳業陛下陛下在國之時好
詩書上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以
回心也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綈繒而已
共皇寢廟比比當作愛閔元元惟用度不足以義割
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
上林中又爲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闕引王渠灌園池
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廚給

祠具道中過者皆飲食爲賢治器器成奏御迺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並共賜及倉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道路讙譁羣臣惶惑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被髮徒跣而走乘馬者馳大惑其意不能自止或以爲籌者策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愼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危而不持顚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

闕不敢自惜惟陛下愼己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亂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應旨節

再論董賢封事　　王嘉

哀帝寵董賢嘉上封事帝寖不悅而益愛賢會祖母傅太后崩帝因託傅太后遺詔益封賢二千戶及賜孔鄉侯等國嘉封還詔書因奏封事

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愼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疢自深今聖體久不平此

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
貴之殫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主威以黜府藏
以竭惟恐不足財皆民力所為孝文皇帝欲起露臺
重百金之費克己不作今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
至受千金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
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為之寒心今
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戶賜
三侯國臣嘉竊惑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皆陰侵陽
之戒也前賢已再封晏商再增田業緣私横求恩已
過厚求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尊之義不可以示

天下爲害痛矣臣驕侵罔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柰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而不自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刼愚戇數犯忌諱惟陛下省察

論董賢書　　鮑宣

漢哀帝時上

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已來父虧明母

震動予訛言相驚恐今月蝕於三始誠可畏懼小民
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內
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昃素餐
之人徵拜孔光爲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
免官遣就國衆庶歙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
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虷日連陰不雨此天
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
賢本無葭莩之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亡度竭
盡府藏幷合三第尚以爲小復壞暴室賢父子坐使
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上冢有會

輒太官爲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
天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
誠欲哀賢宜爲謝過天地解讎海內免遣就國收乘
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
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
可皆免以視天下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傅喜曠然使
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以興太平之端高門去
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欲使海瀕仄陋自
通遠矣願賜數刻之閒極竭毣毣之思退入三泉死
亡所恨

請收還董賢等武庫兵器奏　毋將隆

哀帝時侍中董賢方貴上使中黄門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執金吾毋將隆上奏

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壹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别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顓征伐廼賜斧鉞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

器共其家備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
官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
之堂臣請收還武庫

諫寵乳母王聖疏　楊震

漢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司徒震上疏

臣聞政以得賢爲本理以去穢爲務是以唐虞俊乂
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未事
嬖倖充庭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
雖有推燥居濕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心
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點日月

書誡牝雞牡鳴詩刺哲婦喪國昔鄭嚴公從母氏之欲恣驕弟之情幾至危國然後加討春秋貶之以爲失教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爲難養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與於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絕婉孌之私割不忍之心留神萬機誡愼拜爵減省獻御損節徵發令野無鶴鳴之歎朝無小明之悔大東不興於今勞止不怨於下擬蹤往古比德哲王豈不休哉

復諫遣封疏　　楊震

前書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淫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交通瓌遂以爲妻得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復詣闕上疏

臣聞高祖與羣臣約非功臣不得封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爲侯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佗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諠譁百姓不安陛下宜覽鏡既往順帝之則

諫爲阿母脩第　楊震

安帝時詔遣使者代爲阿母脩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惲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爲太尉復上疏

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堯遭洪水人無菜色臣伏念方今災害發起彌彌滋甚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螟蝗羌虜抄掠三邊震擾戰鬬之役至今未息兵甲軍糧不能復給大司農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伏見詔書爲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合兩爲一連里竟街雕脩繕飾窮極巧伎今盛夏土王而攻山採石其大匠左校別部將作合數十處轉相迫促爲費巨億周廣謝惲兄弟與國無肺腑枝

禁之左右侍近倖姦佞之人與樊豐王永等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污之人受其貨賂至有臧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讙譁咸曰財貨上流爲朝結譏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惟陛下度之

地震疏言近倖　　楊震

安帝時寵嬖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

臣蒙恩備台輔不能奉宣政化調和陰陽去年十一
月四日京師地動臣聞師言地者陰精當安靜承陽
而今動揺者陰道盛也其日戊辰三者皆上位在中
宫此中臣近官盛於持權用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
以邊境未寧躬自菲薄宫殿垣屋傾倚枝柱而已無
所興造欲令遠近咸知政化之清流商邑之翼翼也
而親近倖臣未崇斷金驕溢踰法多請徒士盛修第
舍賣弄威福道路讙譁衆所聞見地動之變近在城
郭殆爲此發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百僚燋心而繕
修不止誠致旱之徵也書曰僭恒暘若臣無作威作

福玉食唯陛下奮乾剛之德棄驕奢之臣以掩訞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無令威福久移於下

抑中使負寵疏　陳忠

安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來甘陵而伯榮負寵驕蹇所經郡國莫不迎爲禮謁又霖雨積時河水涌溢百姓騷動忠上疏

臣聞位非其人則庶事不敘庶事不敘則政有得失政有得失則感動陰陽妖變爲應陛下每引災自厚不責臣司臣司狃恩莫以爲負故天心未得隔并屢臻青兾之域淫雨漏河徐岱之濱海水盆溢兗豫蝗蝝滋生荊揚稻收儉薄并涼二州羌戎叛戾加以百

姓不足府帑虛匱自西徂東杼軸將空臣聞洪範五事一曰貌貌以恭恭作肅貌傷則狂而致常雨春秋大水皆爲君上威儀不穆臨莅不嚴臣下輕慢貴倖擅權陰氣盛彊陽不能禁故爲淫雨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軒軿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然臣竊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爲伯榮獨拜車下儀體上僭侔於人主長吏惶怖譴責或邪諂自媚發人脩道繕理亭傳多設儲偫徵役無度老弱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匹頓踣呼嗟莫不叩心河間託叔父

之屬清河有陵廟之尊及剖符大臣皆得爲伯榮屬
節車下陛下不問必以陛下欲其然也伯榮之威重
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昔
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爲一拜而嫣
受歐刀之誅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職
事巨細皆任賢能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幾重察左
右得無石顯泄漏之姦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譖崇之
詐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傅之援外屬近戚得無王
鳳害商之謀若國政一由帝命王事每决於巳則下
不得逼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當霽止四方衆

異不能爲害

諫封乳母宋娥　左雄

漢順帝時上

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爲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臣伏見詔書故念阿母舊德宿恩欲特加顯賞案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爲野王君聖造生讒賊廢立之禍

生爲天下所咀嚼死爲海內所歡快桀紂貴爲天子而庸僕羞與爲比者以其無義也夷齊賤爲匹夫而王侯爭與爲伍者以其有德也今阿毋躬蹈約儉以自率下羣僚蒸庶莫不向風而與王聖並同爵號懼違本操失其常願臣愚以爲凡人之心理不相遠其所不安古今一也百姓深懲王聖傾覆之禍民萌之命危於累卵常懼時世復有此類怵惕之念未離於心恐懼之言未絕於口乞如前議歲以千萬給奉阿毋內足以盡恩愛之歡外可不爲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戹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會復有地震緣

氏山崩之異雅復上疏諫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而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大臣前後瞽言封爵至重王者可私人以財不可以官宜還阿母之封以塞災異今冀已高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雖古數切至懇亦畏懼辭讓而帝戀戀不能已卒封之

論倖臣鄧萬封事　　爰延

漢桓帝時太史令上言客星經帝坐帝密以問延延因上封事

臣聞天子尊無上故天以爲子位臨臣庶威重四海動靜以禮則星辰順序意有邪僻則晷度錯違陛下以河南尹鄧萬有龍潛之舊封爲通侯恩重公卿惠

嬖宗室加頃引見與之對博上下媟黷有虧尊嚴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昔宋閔公與強臣共博列婦人於側積此無禮以至大災武帝與倖臣李延年韓嫣同臥起尊爵重賜情欲無厭遂生驕淫之心行不義之事卒延年被戮嫣伏其辜夫愛之則不覺其過惡之則不知其善所以事多放濫物情生怨故王者賞人以酬其功爵人以甄其德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邪臣惑君亂妾危主以非所言則悅於耳以非所行

則戢於目故令人君不能遠之仲尼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蓋聖人之明戒也昔光武皇帝與嚴光俱寢上天之異其夕即見夫以光武之聖德嚴光之高賢君臣合道尚降此變豈況陛下令所親幸以賤爲貴以卑爲尊哉惟陛下遠讒諛之人納謇謇之士除左右之權豬宦官之敝積善日熙佞惡消殄則乾災可除

請減濫食封邑疏　　韋嗣立

唐武后時

臣聞國無九年之儲家無三年之蓄家非其家國非

其國也故知立國立家皆資于儲蓄矣夫水旱之災關之陰陽運數非人智力所能及也堯遭大水湯遭大旱則知仁聖之君亦所不免當此將百姓不至于困弊者有積也今陛下倉庫之内比稍空竭尋常用度不支一年儻有水旱人須賑給徵發時動兵要資裝則將何以備之其緣倉庫不實妨于政化者觸類而是臣竊見食封之家其數甚衆昨略問戶部云用六十餘萬丁一丁兩匹即是一百二十萬已上臣頃在太府知每年庸調絹數多不過百萬少則七八十萬已來比諸封家所入全少儻有蟲霜旱潦曾不半

在國家支供何以取給臣聞自封茅土裂山河皆須業著經綸功申草昧然後配宗廟之享承帶礪之恩皇運之初功臣共定天下當時食封纔只三二十家今以尋常特恩遂至百家已上國家租賦大半私門私門則資用有餘國家則支計不足有餘則或至奢僭不足則坐致憂危制國之方豈謂為得封戶之物諸家自徵或是官典或是奴僕多挾勢逞威陵突州縣凡是封戶不勝侵漁或輸物多索裹頭或相知要取中物百姓怨歎遠近共知復有因將貨易轉更生釁徵打紛紛曾不寧息貧乏百姓何以克堪若必限

丁物送太府封家但于左藏請受不得輙自徵催則必免侵漁人冀蘇息

論無功不當賜第　蘇舜欽

宋仁宗時上

臣昨於十月二十三日内侍省牒奉聖旨下務支借小宅一所與司天監楊可久今月十八日准三司帖傳聖旨指射舍屋三十間以來與醫官副使郴堯卿居止者竊以賜第之典於國體至重前朝將相非有勲業則不得賜第京師近劉平血戰亡軀家族無託朝廷方推此惠時謂當然今茲醫卜庸流濫有求請

煩瀆天聽侵亂邦經況賞罰二端國之神器所以驅
駕豪傑示信四方若死行陣之家與伎術之輩均用
此賞臣竊恐輕重失宜矣方今西鄙未寧暴師塞外
流傳四出何以勸人伏望特降德音即時寢罷況梆
堯卿自有居第極爲華侈若以其醫藥有效自可以
金帛賜之上以重恩賞之科使戰伐者盡其死力下
以絕覬倖之望俾貪冐者萌其恥心臣忝在職司合
有獻納蓋期賞之不僭非敢文而自營上瀆宸嚴無
任懇倚之至

論張子奭恩賞太頻　　歐陽修

仁宗慶曆四年知諫院歐陽修上

臣風聞知汝州范祥為相度陝西青白監勑差張子奭權知汝州子奭自選人二年內遷至員外郎朝廷之意雖曰賞勞而天下物議皆云僥倖蓋以子奭宣勞絕少止兩次而遷官恩賜已數重自古賞功不過一次賞之不已故難弭人言初自選人改京官曰賞勞未及二歲改秘書丞又曰賞勞賜以章服又曰賞勞秘書丞不久又轉官又曰賞勞合得太常博士超遷員外郎又曰賞勞後行祠部為名皆又曰賞勞作京官合作知縣而作簽判又曰賞勞一任未滿合更

有一任知縣又趂通判差遣又曰賞勞此所以外人之議不允也況范祥暫出勾當只合交割以次官員或轉運司自差人權令朝廷差人巳是失體又於子奭爲此僥倖令朝臣待闕在京者甚衆豈無一人堪權知州者朝廷每用一人必當使天下人服今每一差遣則物議沸騰累日不息昔五代桑維翰爲晉相一夕除節度使十五人爲將而人皆服其精今中書差一權部州而不能免人譏議者蓋事無大小當與不當而已其張子奭伏乞追寢權差之命仍令今後外處差出知州只委本路轉運使差官權至於賞罰

之行賞在至公今莫大之罪不過一刑而止豈有勞者終身行賞而不已亦乞今後有効勞之人量其大小一賞而止若其別有能効則拔擢自可不次人亦自然無言伏以朝廷用人惟患守例而不能不次選任但不涉於僥倖實有材藝之人誰敢有言子奭作使西鄙不謂無勞但恩典已優於賞已足可惜今天下指爲僥倖之人而掩其前効况又上虧朝政不可不思取進止

論護葬温成官妄冀改遷　　范鎮

宋仁宗至和元年上

臣伏見前月六日月入南斗月犯陰南斗主爵祿天意若告陛下將有陰邪小人干冒爵祿者而欲陛下謹爵祿也近日以來在外傳聞皆謂温成葬事將畢石全斌以下及諸工巧人公然揚言妄冀遷改陛下不可不祗畏天戒以固拒之也夫爵賞之出本於慶嘉如緣温成葬事而施爵賞是以慶嘉而幸温成之喪也天意人情俱爲不可而外議如此紛紛臣若不先事建言萬一有此而後論列是徒暴朝廷之過於中外而事爲無益也

論石全斌等護葬温成妄冀恩澤　范　鎭

臣九月中上言外議皆謂石全斌等緣溫成葬事妄冀恩澤陛下上顧月入南斗之戒重諱爵祿不可輕授是時陛下面諭臣本無此議又云若與此輩轉官是幸朝廷之禍也臣退而竊喜陛下之言至明至聖又以為外議不足聽也比自臣接伴回至雄莫間道路傳聞石全斌自作坊使轉宮苑使自綿州防禦使轉利州觀察使其餘幹當使臣例轉兩資臣惟天子之言豈有不信臣下者如此必全斌等日久求請陛下重違拒之大臣又不為陛下執奏使天下之人有

以議陛下者章獻皇太后輔佐陛下臨御天下章懿皇太后輔佐陛下章惠皇后保護陛下三太后皆有母道於陛下其葬之日監護之臣遷拜未嘗如此之寵也賜與未嘗如此之多也使天下之人議陛下篤温成之愛而有輕三太后之心實繇全斌輩之冒濫也繇大臣之不執奏也本朝觀察使未有緣護葬而輕授者臣為諫官若不論奏是臣負陛下責任之意乞以臣章下中書樞密參詳以臣言為非乞罷臣職放歸田里使免尸素之咎以臣言為是乞追還全斌告勑以塞衆議

論不宜給麥允言鹵簿

司馬光

仁宗嘉祐二年帝以麥允言有軍功詔給一品鹵簿光上奏

臣聞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衛人使之繁纓以朝孔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大爵位尊卑之號車服等差之制器二者人君所以保蓄其臣而安治其國家不可忽也今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過絕於人而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鹵簿其爲繁纓不亦大乎陛下雖欲寵秩其人而適足增其罪累也何則三公之官鼎足承君上應三台鹵簿所以褒賞元功皆非近習之臣所當得者陛

下念允言服勤左右生已極其富貴死又以喪事之體爲之送終鼓吹笙鐃煊赫道路是則揚其僭侈之罪使天下側目扼腕而疾之葬所以爲榮也惟陛下覽仲叔于奚之傳垂意孔子之言則知名器之重不可加非其人況唐制群臣於國有大功者始葬則給鹵簿餘不在給限伏望陛下追寢前命其麥允言更不給鹵簿毋使天下人切議指以爲朝廷過舉不勝幸甚

論干求內降乞降詔止絕　韓琦

宋仁宗時

臣竊以國家祖宗以來躬決萬務凡於賞罰任使必與兩府大臣於外與公議或有內批指揮皆是出于宸衷只自章獻明肅皇后垂簾之日有奔競之輩貨賂公行假託皇親因緣女謁或於內中上表或只口爲奏求是致僥倖日滋賞罰倒置法律不能懲有罪爵祿無以勸立功唐之斜封今之內降壹綱寖壞爲害至深陛下聖德日新厲精爲治惟此久弊沿而未除臣竊謂固非陛下聖恩聽其妄請必謂付外之後自有攸司執奏而止其如中書或至再三不容一一論正臣欲乞特降詔今後除諸宮宅皇族有已分事

方許於內中奏陳自餘戚里之家及文武臣僚或有奏請事件並於閤門及合屬去處進狀更不於內中批旨輒敢因緣請託及自於內中請乞特批指揮即望降出姓名并爲奏求人送有司勘劾重行貶責犯者斷在必行如此則聖政無私朝規有敘

乞止絕內降進用悉與大臣議　傅堯俞

神仁宗朝上

臣竊聞近日內降指揮樞密院除何誠用帶御器械尋有臣僚上言逐何誠用事有不便陳臣愉忠大高聽畀邊行追寢上下之分交得中外之心相慶然臣

猶有所未喻者伏以內降之名古今以爲非是陛下不窒其源乃制防檢付之有司旣而輒復逆之須人言而後止在納諫之美則曠古無並於剛一之德尙未爲增益伏望自此凡左右敢以私事干陛下者乞從睿斷根逐嚴加貶責果陛下所欲進用者不必從中降旨於視朝之際與大臣公議可則行之不可則罷之不使如誠用事數暴於人聽則陛下日月之明無分毫之累矣臣孤拙無狀荷陛下任使思以塵露粗裨海嶽幸不以人廢其言深留聖慮則不勝幸甚

乞執奏干求內降并究因緣之人　歐陽修

臣伏見諫官陳升之奏請僥求內降之人委二府劾奏干請者之罪蒙朝廷依奏施行尋聞李璋因內降責罰自後罕聞敢求內降以希恩賞者以此見至公之朝必信之法可以令行而禁止也然升之所謂恩賞一端而小人僥求無所不至臣自權知開封府未及兩月之間十次承准內降或為府司後行或為宮院姨嬭或為內官及干繫人吏等本府每具執奏至于再三而干求者內降不已至于娼婦賤人犯姦濫等事亦敢上煩聖聰以求私庇閹宦小臣自圖免過

反彰聖君曲法之私矣雖有司執奏終許公行然小人
干求未有約束止絕臣今欲乞今後應有因事敢干
求內降者依舊許本府執奏外更乞根究因緣干求
之人奏攝下府勘鞫重行責賞如本自行干請者亦
乞一就勘鞫加元犯本罪二等斷遣其情理稍深及
干求不已者亦許本府一面牒報御史臺彈糾勘劾
施行所貴止絕小人干亂公朝敗紊綱紀

論內官梁舉直事封回內降　歐陽修

宋仁宗嘉祐二年上

臣勘會本府見勘內官梁舉直公事兩曾執奏三准

内降特與放罪臣伏見近年權倖之臣多是公然作
過不畏憲法恃干求内降紊亂綱紀所以前後臣寮
累具論述陛下特降明詔許承受官司執奏不得施
行布告天下著爲信令今梁舉直累煩睿聽干求不
已本府遵依前後詔勅再具執奏未許公行伏以曲
庇小臣撓屈國法自前世帝王苟有如此等事史冊
書之以著人君之過於中外舉直此罪重於元犯之
罪今縱未能法外重行以戒小人干求内降者其元
犯本罪豈可曲恕舉直苟爲愛身之計不思愛君之
心乃是小人全無知識爾如臣忝被恩寵列於侍從

職在獻納合思裨補豈可阿意順旨爲陛下曲法庇縱小臣以彰聖君之失其内降臣更不敢下司謹具狀繳進納

乞罷近臣恩命劄子　　司馬光

宋英宗治平元年上

臣昨者上言近歲官冗賞濫兩府大臣遇陛下即政之初宜開導聖聰以懲革斯弊今陛下以紹纘之際及聖體未安之時中外平寧爲兩府之功加以厚賞則宿衛將帥宗室外戚四方藩鎭内侍近臣皆有冀望若一一稱滿其意則國家官爵賤如泥土將無以

役使羣臣且輔佐之臣自於朞年之間迭併遷官則
難以禁止他人之幸進伏蒙陛下面諭臣以兩府大
臣皆有大功所以遷官他人無功何敢輒望臣再三
敷奏以陛下若寢兩府恩命則他人自然不敢僥求
若見兩府遷官則誰肯自謂無功不求榮進恐至時
陛下亦不能裁抑兩府亦不敢執奏當時陛下聖意
確然終不開納今兩府纔受恩命切聞入內內侍省
都知任守忠等已一例遷官臣切料向去其餘臣僚
互相形比繼續遷官卒無窮盡蓋官爵者人主之利
器所以驅策羣臣制御四海今陛下曾不愛惜容易

與人一至於此臣切惜之凡制令之行必自貴近爲始前者濫恩施之於貴臣不可復收若止之於近臣猶可救其大半所有任守忠恩命伏望聖慈特賜追還以塞向去僥倖之路

論不當賜王廣淵章服職名　司馬光

宋神宗熙寧初上

臣累言廣淵姦邪乞盡奪去職名與遠地監當今聞廣淵帶職知齊州仍賜章服如此此乃是賞之非黜之也嚮使廣淵自改京官以來謹身守分不爲姦諂以至今日不過作第一任通判今所得乃如此此豈可謂

爲姦詔無益哉孔子稱唯器與名不可假人今之章服所謂器也職名所謂名也二者皆無用之物然而天下貴之者爲其非賢材則不能得之故也唐宣宗惜章服不輕以與人有司製緋紫衣以備賜與經年不用三兩領故當時服緋紫者人以爲貴夫名器者譬如珠玉君使之易得如瓦礫尚安足貴乎近歲兩次覃恩服緋紫者已爲泛濫今又如陳鑄王廣淵輩皆賜章服是使今後受賜服者皆以爲恥不以爲榮也且陛下使廣淵出補外官者必已知其姦邪之迹也今又復以職名章服寵之是勸人使効廣淵所爲

也臣竊恐非國家之福伏望聖斷依臣前奏[illegible]奪去
虜渤職名并所賜章服與遠地監當使嘗著聞悉歟
然明白

論梁丘據　　晏嬰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
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
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梅以烹魚肉
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
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
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

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論佞倖疏

杜恕

曹魏齊王嘉平元年安鄉侯以才能擢
頗好言事恕上疏[illegible]陳

伏見尚書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者別奏尚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處重爲恭意至懇惻臣竊愍然爲朝廷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興不易民而治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蓋進之以道帥之以禮故也古之帝王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懽心近盡羣臣之智力誠使今朝任職之臣皆天下之選而不能盡其力不可謂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謂能官人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

日弛豈非股肱不稱之明效歟原其所由非獨臣有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明驗矣今臣言一朝皆不忠是誣一朝也然其事類可推而得陛下感帑藏之不充實而軍事未息至乃斷四時之賦衣薄御府之私穀帥由聖意舉朝稱明與聞政事密勿大臣寧有懇懇憂此者乎騎都尉王才幸樂人孟思所爲不法振動京都而其罪狀發於小吏公卿大臣初無一言自陛下踐阼以來司隸校尉御史中丞寧有舉綱維以督姦宄使朝廷肅然者邪若陛下以

爲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儁乂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爲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何者以其居無嫌之地而事得自盡也今有疏者毀人不實其所毀而必曰私報所憎譽人不實其所譽而必曰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非獨毀譽有之政事損益亦皆有嫌陛下當思所以開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望與竹帛耳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遂

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爲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不言賢愚明皆當世用也堯數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爲不能以陛下爲不任也不自以爲不智以陛下爲不問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帷幄行則從華輦親對詔問所陳必達則羣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親與羣臣論議政事使羣臣人得自進人自以爲親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

何事不辨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軍事詔書常曰
誰當憂此者邪吾當自憂耳近詔又曰憂公忘私者
必不然但先公後私卽自辨也伏讀明詔乃知聖思
究盡下情然亦怪陛下不知其本而憂其末也人之
能否實有本性雖臣亦以爲朝臣不盡稱職也明主
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
其任選舉非其人未必爲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
乃爲怪耳陛下知其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
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豈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
並世終不能以此爲治也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

容人事請屬之不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更惡吏以守寺門威禁由之實未得爲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舉奏章劾紛紛近司隸校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弟而有司嘿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屬選舉不以實人事之大者也嘉有親戚之寵躬非社稷重臣猶尚如此以今況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伊尹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姦不削滅而養若昭等乎夫紂擿姦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顧道

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違衆迕世爲奉公容行自人爲盡節焉有通人大才高吏不能爲此邪誠顧道理而弗爲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將何樂焉胡不絶其萌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其意務在於適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彼豈執其所守以違聖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業也處尊顯之官榮事也食千鍾之祿厚實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干迕者也迫於道自彊耳誠以爲陛下當憐而祐

之少委任焉如何反錄昭等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乎今者外有伺隙之寇內有貧曠之民陛下當大計天下之損益政事之得失誠不可以怠也

論用人當遠佞人　宋仁宗時上　孫覺

臣前日與政論事或未至切者反蒙陛下曲賜嘉納有事似至小雖之所害極大臣雖反復言之未蒙省察臣性愚詢奏對之際未能盡事情退而追誦陛下之言未盡於理者臣請得備論之臣歷觀書傳見人君用臣一道而已任賢使能之分既殊任使之方亦異有道德仁義忠言嘉謀可以任天下之重撥萬

事之理治亂安危之機未能兆于四海而見之堂上詼詭譎怪若不可以用于時而收采据摭無不盡其所長此可謂役物而不役于物用人而不爲人用者王者得此人焉任之者與之同心同德猶元首股肱爲付之以天下而上心不疑試之以四海而人言不能間至於所知有限量所能有彼此譬之俎豆尊罍之爲器輪轅棟宇之爲木方圓大小短長曲直各適于用而止耳此功用役使之士可以處外而不可處內可以責之事功而不可責之言議謂之賢也則仁且有知德備而才全不以富貴貧賤動其心不以用

舍得喪違其操人主不與之同量合德則不可得而屈立其朝而道不行則去故道德之士常擇君而後起豈以人主之取舍輕重移其心哉故人主之得此士也大則師之其次友之則天下治矣謂之能也則奔走役使之人耳可貴可賤可榮可辱予奪而進退之惟上所令猶恐恐然惟懼其君之厭已也然而世無是人則誰為君役誰為君使者故明主謹視其臣之賢能而馭之各以其道善馭臣者譬之馭馬若夫驚旗在前屬車在後清道而後行不數十里而舍則非稱德之驥倍至之馬不可以駕君之車及用之戰

陳用之馳逐則非駿足疾驅超軼而絕塵者不可以
獲多而取勝善馭馬者亦謹視其所用而已周禮以
八柄馭羣臣漢書亦曰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
之而已豈不信哉臣又聞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又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說詩者以宣王與孝友之
臣處內以文武之士征伐在人主左右而可處乎內
者非孝友之臣不可也書曰其侍御僕從罔非正人
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然則備從官
而不得正人無乃非先王之意乎臣所謂近侍之官
不可輕以與人者以此故也陛下欲興太平以盡華

天下之弊而即位以來所奬拔數人者多有口才而無實行務行險以徼幸而不循常理孔子曰遠佞人周公曰繼自今立政其惟克用常人蓋佞人者其言似忠信其行似正直然而規以售君之寵而肆其志焉爲其甚似而非也非至明莫之能察非至剛莫之能勝故雖若顔子者孔子猶使遠之常人者奉法循理忠信而篤實終不以亡爲有以虚爲盈隨其所用大小各以見效至于無常之人雖巫醫亦不得爲之爲其變亂善惡顛倒是非足以害上之政也今陛下欲尊寵孔子之所以遠而棄忽周公之所用無乃非

政化之美歟陛下聖質高明絕出羣臣之上羣臣未有以望萬分者故陛下思得超越不羈之士與之有爲臣謂此輩獨可藉其精力收其智能駕馭而使之不可以爲侍從而親近之臣也臣恐日浸月長若此曹彙征墻進充滿于朝廷則賢人去正人逐其爲患禍尚可以一二而言哉伏願陛下觀詩書之所任使周公孔子之所用舍無速于近功小利則王道可成禮樂可興伏惟留神察之不勝大幸

乞禁止無名子詩傷毀近臣　歐陽脩

仁宗慶曆二年上

臣竊見前年宋庠等出外之時京師先有無名子詩一首傳於中外尋而庠罷政事近又風聞外有小人欲中傷三司使王堯臣者復作無名子詩一篇略聞其一兩句臣自聞此詩日夕疑駭深思事理不可不言伏以陛下視聽聰明外邊事無小大無不知者竊恐此詩漸廣須達聖聰臣忝爲陛下耳目之官不欲小人浮謗之言上惑天聽合爲論列以杜姦讒況自兵興累年繼以災旱民財困竭國帑空虛天下安危繫於財用虛實三司之職其任非輕近自姚仲孫罷去之後朝廷以積年蠹弊貧虛窘急之三司付與堯

信其辭事乃是陛下委信責成之日堯臣多方展
効之時臣備見從前任人率多顧惜祿位寧可敗事
於國不肯當怨於身如堯臣者領職以來未及一月
自副使以下不才者悉請換易足見其不避嫌怨不
徇人情竭力救時以身當事令若下容讒間上不主
張則不惟才智之臣無由展効亦恐忠義之士自茲
解體臣思作詩者雖不知其姓名竊慮在朝之臣有
名位與堯臣相類者嫉其任用故欲中傷只知爭進
於一時不思沮國之大計伏自陛下罷去呂夷簡夏
竦之後進用韓琦范仲淹以來天下欣然皆賀聖德

君子既蒙進用小人自恐道消故只喧然務騰讒口欲惑君聽欲沮好人不早絕之恐終敗事況今三司蠹弊已深四方匱乏已極堯臣必須大有更張方能集事未容展効已被謗言臣近日已聞浮議紛然云堯臣更易官吏專權侵政令又造此詐語搖惑羣情若不止之則陛下今後無以使人忠臣無由事主讒言罔極自古所患若一啓其漸則扇惑羣小動搖大臣貽患朝廷何所不至伏望特賜詔書戒勵臣下敢有造作言語誣訐陰私者一切禁之及有轉相傳誦則必推究其所來重行朝典所冀禁止讒巧保全善

人

論當杜邪佞之臣　歐陽脩

仁宗至和二年上

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爲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爲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其理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以激其君之怒心而

堅其自用之意然後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為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臣又樂其助已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併力以拒忠臣夫為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下爭勝也使為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毋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為明主萬世仰為治君豈不

臣主俱榮而樂哉與其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為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為不至於繆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古之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為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尚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用心也惟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貧

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爲而致此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來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既惑遂成自用之意以爲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饑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阻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諂邪狼愎之執中而甘心焉言

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患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用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官擿甚者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則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

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
相以陛下爲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
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
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
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爲相
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
情除改差繆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
旨專事逢君此乃諂上傲下愎戾之臣也陛下愛之
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聰明群臣善惡無不照見
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

爾執中不知廉恥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豁然囘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

論用人在先察毀譽之人　歐陽脩

仁宗嘉祐[illegible]年上

臣伏覩近降制書除賈昌朝爲樞密使旬日以來中

外人情莫不疑懼縉紳公議漸以沸騰蓋緣昌朝稟性回邪執心傾險頗知經術能文飾姦言善爲陰謀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衆皆樂爲其用前在相位屢害善人所以鬧其再來望風畏恐陛下聰明仁聖勤儉憂勞每於用人尤所審謹然而自古毀譽之言未嘗不並進於前而聽察之際人主之所難也臣以爲能知聽察之要則不失之矣何爲其要在先察毀譽之人若所譽者君子所毀者小人則不害其爲可進用矣若君子非之小人譽之則可知其人不可用矣今有毅然立乎朝危言讜論不阿人主不附權臣

其直節忠誠素爲中外所稱信者君子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爲非矣宦官女左右使令之人往往小人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爲是矣陛下察此則昌朝爲人可知矣今陛下之用昌朝與執政大臣謀而用之乎與立朝中正之士謀而用之乎與左右近習之人謀而用之乎或不謀於臣下斷自聖心而用之乎昨聞昌朝陰結宦官創造事端謀動大臣以圖進用若陛下與執政大臣謀之則大臣勢在嫌疑必難啓口若與立朝忠正之士謀之則無不以爲非矣其稱譽昌朝以爲可用者不過宦官左右之人爾陛下用

昌朝爲天下而用之乎爲左右之人而用之乎臣伏料陛下必不爲左右之人而用之也然左右之人謂之近習朝夕出入進見無時其所讒諛能使人主不覺其漸昌朝善結宦官人人喜爲稱譽朝一人進一言暮一人進一説無不稱昌朝之善者陛下視聽漸熟遂簡在于聖心及將用之時則不必與謀也蓋稱薦有漸久已熟于聖聰矣是則陛下雖斷自聖心不謀臣下而用之亦左右之人積漸稱譽之力也陛下常患近歲以來大臣體輕進爲言事者彈擊蓋由用非其人不叶物議而然也今昌朝身爲大臣見事不

能公論乃交結中貴因內降以起獄訟以此規圖進用竊聞臺諫方欲論列其過惡而忽有此命是以中外疑懼物論喧騰也今昌朝未來議論已如此則使在其位必不免言事者上煩聖聽若不爾則昌朝得遂其志傾害善人壞亂朝政必為國家生事臣愚欲望聖慈抑左右陰薦之言採縉紳公正之說早罷昌朝還其舊任則天下幸甚臣官為學士職號論思見聖心求治甚勞而一旦用人偶失外庭物議如此既有見聞合思裨補

論採聽當防奸佞　宋神宗時上　富弼

臣竊聞陛下始臨御好博採兼聽務廣聰明此古聖王之所尚而君道之至美也四方鼓舞歌頌以為臣下情僞時政得失必不能逃聖覽而太平可立致也然其間事體有萬類人品有百端自古人君采聽之際至難至謹得其人則必以正道而忠以告之所說固有益於時也不得其人則專務窺伺狥情阿旨變曲直者有之挾愛憎者有之以至陷害忠良援引邪併張皇威福聳動觀聽大則規取官職小則希求貨財事至如此則人君采聽之至德翻成虧損之大弊也何哉蓋自古以來君子常寡小人常衆人君采聽

之際故得人常少不得人常多得人少故好事常不
足不得人多故惡事常有餘何謂也君子力行仁義
尊主庇民爲好事也君子則惟道是從不計身之進
退用則進而行道不用則退而無悶也小人則不然
惟利是嚮若爲正道所抑其身不得進則蹙蹙不肯
休千岐萬路不顧名節經營鑽刺得其進而後已也
既以進身爲急惟知富貴之樂則何道之肯守何善
之肯爲哉又况君子常爲小人所勝故從古以來治
世少而亂世多者此也緣君子則可以致治小人只
以致亂也若是君子小人並列於朝實所難辨盖辨小

人外則文飾其辭所說理道不減于君子而其心及其所爲跡則如水火之異也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註云帝堯也夫堯爲大聖人仲尼比之如天而尚未盡得知人之道况乎居堯之下者哉自三代以降諸侯失國天子失天下子孫散而爲皂隷宗社廢而爲丘墟者皆因用小人而致之也由此觀之小人豈當親而用之又豈當信而任之耶臣以謂帝王都無職事所以別君子小人乃帝王之職也然千官百職豈盡煩帝王辨之乎但精求任天下之事所謂大臣者不越十數人不使一小人參用於其間則千官

百職委諸大臣分而選之因而漸及天下州縣之吏莫不得人矣故雖欲亂不可得也恭惟陛下天賦睿明神授英略守祖宗之基業行堯舜之道德博取衆人之善欲盡萬物之情爲君之難無甚於此然願陛下勿謂所采既廣便望所得必多其間須防姦詐小人惑亂聖聽姦謀似正詐辭似忠疑似之間不可不早辨也大抵人君生殺權在乎手不患人不諂奉而容附之也只患人不肯盡忠而有失即諫也諂奉則順情而喜人也喜則富貴可得也諫之則逆耳而怒人君怒則殃禍可致也順情而取富貴者小人也逆

耳而受殃禍者君子也取富貴者百則百千則千其
不避殃禍而欲致人主於無過之地者百千人中未
有一二此惟在陛下審察之謹擇之既得其人則專
信之力行之無容姦佞破壞則朝廷自理萬方無事
陛下可高枕也又聞昔賢有英俊沉下僚之歎形於
諷詠若英俊果沉滯於下誠宜急取進之以服士心
其有內行不守素履非嘉績効無聞公論不與所以
久而不用如此之輩必恐使其朋黨誣以寃抑妄陳
危苦之狀以動淵衷亦願陛下深察究其所從來之
迹直俟見其實而進退之可也又聞王者端拱垂衣

以治天下然所以勸獎羣動而能役使之俾自奔走於職業者無他惟官與賞二柄而已捨此復有何道哉官謂爵祿賞謂金帛苟德稱其官功協其賞雖官至高賞至厚不爲過也先王所以重惜之而不妄與人者非吝之也蓋恐德不稱功不協人有不平之論則無以爲勸也近日上殿臣僚頗蒙面賜緋紫者臣不知當賜與未當賜但聞多於往時耳爵位金帛固不可非次而與之其餘唯章服華顯人亦貴重亦可以爲勸獎之物若賜之不以勞又不以年其有勞有年而得之者不以爲貴而反恥之爲不足勸也陛下

允所賜與本使人知感而勸令勤其職也若徒俾僥倖者喜而有勞有年者恥而不勸則是棄之也何勸勵之有焉書曰車服以庸傳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唐有中書令衣緋宰相衣綠者以此知不可不稍貴之惜之以為勸獎之一端也臣少而康壯已不及人今既老且病志氣衰索固無所取而妄以狂瞽之說塵凟天聽者實恃陛下虛懷待物無所不容乃敢然也惟聖慈特賜詳覽恐亦有補

論不當召對小臣詢兩府臺閣人物

宋神宗時上　　孫覺

臣聞近者召對臣僚雖或疎遠微賤陛下亦霽天威賜以清問此固聖主好問盡下推誠不疑甚盛之德也或聞進對之間陛下時時論及人物上自兩府大臣下至臺閣新進使之區處題品此雖陛下欲廣其聰明不專聽一人之言以爲信但欲周知羣下之智能長短情狀曲折然臣竊以謂知人堯舜所難孔子亦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得對之人未必皆賢而公其好惡就令才識可采亦未必盡知人之明問荅之際陛下不能不微見聖懷流俗之情多事容悅度所喜者飾其賢觀所惡者無其醜或

陛下少加酬對必漏其所言大臣聞之必懷猜慮小臣聞之必爭朋黨臣以爲人主不可不知羣臣之忠邪人才之高下苟於侍臣從官之中忠信篤實而好惡不私材資敏明而鑒裁不眩者時賜考察參伍其人亦不至於失士

請致仕言有獻佞者　　范鎮

神宗熙寧三年翰林學士范鎮乞致仕上

臣請致仕已四上章歷日彌旬未聞報可緣臣所懷有可去者二不敢不陳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可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可去負二可去重之以多病

其可已乎今有人言獻忠與獻忠是納諫與拒諫孰是必曰納諫是蘇軾孔文仲可謂獻忠矣陛下拒而不納必有獻佞以誤陛下者不可不察也若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是壞人倫逆天理者而欲以爲御史御史臺爲之罷陳薦舍人院爲之罷宋敏求罷李大臨罷蘇頌諫院罷胡宗愈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爲之罪帥臣李師中及御史一言蘇軾則下七路搜摭其過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二人況彼二人以彼事理觀此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陛下聰明之主其

可以逃聖鑒乎惟審思而熟計之朝廷所恃者賞罰

賞罰如此如天下何如宗廟社稷何至於言青苗則

曰有效矣夫所謂見效者豈非歲得緡錢非出於天

非出於地非出於建議者之家一出於民民出之而

不已則數歲之後將如之何民猶魚也財猶水也水

深則魚活財裕則民有生意養民而盡其財譬猶養

魚而欲竭其水也今之官但能多散青苗急其期會

者則有自知縣權為轉運判官擢為提點刑獄急進

僥倖之人豈復顧陛下百姓乎但知趨賞爾臣恐陛

下百姓相濡于涸轍中矣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

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臣職獻替此時而無一言則負陛下多矣臣知言入必觸大臣怒則罪在不測雖然臣嘗以忠事仁皇帝仁皇帝不賜之死才聽解言職而已以禮事英皇帝英皇帝不加之罪才令補畿郡而已不以所事二帝之心而事陛下是臣自棄於世也臣爲此章欲上而中止者數矣既而自謂曰令而後歸伏田閭雖有忠言嘉猷不復得聞朝廷矣所以上之決然不疑惟陛下裁赦乞早賜除臣一致仕

上太平金鏡策論讒佞　　趙天麟

元世祖時東平布衣趙天麟上

臣聞凌雲直木日中無屈曲之陰貯水圓盤痕際有團圓之狀是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萢萢之槖籥吹嘘浩浩之鑪錘鼓鑄天人一致愚哲同源因欲引以或遷守公中而自正奈有淸濁交互動盪不停謂其愚騃則曲盡於聰明謂之聰明則不循於轍軌白衣蒼狗身世多端覆雨翻雲心君靡定斯蓋溺意於澆漓有才而無德者也以之平天下天下難平以之治國國不治以之齊家家不齊施之於口謂之讒發之於心謂之諂籧篨不鮮邪適爲先曲說以易人主之

意反間以成國家之隙或謂賢臣可鎮何處而疎之於外或謂糾彈恐益訐風而塞之於中或誣忠諫爲謗君而請加其誅或贊玩兵爲振威而請勤於遠順已意者榮之忤已意者搆之其榮人也雖周公聽其言亦謂當加厚賞其搆人也雖咎繇勘其狀亦謂死有餘辜蘇張之押闔爲宗弘石之詭辯是效蒼蠅白黑南箕哆侈是皆讒臣之甚者也乃有足恭其志便僻其容逢君之過而邀以成之疾君之善而抑以行之有水害則曰不當農時也有賊寇則曰鼠竊狗偷不足畏也螟蝗蟊蠈則曰不食嘉穀也彗星夜見則

曰所以除舊而布新也秋後而滿春花隕霜不殺草則曰陽德盛而獲天瑞也日食地震山崩水湧則曰數運之當然也以鹿爲馬以野鳥爲鸞又嘗諫無礙之小事以昭其忠拜黃扉之路塵以求其助裴延齡之諂詭蘇味道之摸稜尸位素餐偷安竊位是皆諂臣之甚者也讒臣得志則抵掌以成天下之災諂臣在中則安身以養天下之禍有是二者而欲治臣未之聞也今國家優下賢良之詔明行讒諂之誅加之以聖教流通汙俗浸變朝廷之上穆穆錚錚臺閣之中岩岩赫赫軍民得所動植安生縱有讒諂之人亦皆

改迹以思公嚮風而樹直矣臣尚念原頭星火能燃萬頃之荒牕隙微風能作一人之病羣僕左右日侍天顏握軸官員並承天寵委無讒諂咸秉堅貞設有其人恐將難救有則疾之無則防之伏望陛下精加裁察每事再思無以先入之言為主而但核其實則讒者自絕矣無以側媚之態為良而但舉大體則諂者自絕矣讒諂既絕則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上下無一毫之私欲而太平之化勃然興矣聖人曰巧言令色鮮矣仁說者謂巧言讒也令色諂也鮮矣者聖人辭不迫切而明其無也仁者天理之公也亡讒諂之

人無天理之公也既無天理之公惡可與之以天下哉臣所以謂有則絕之無則防之慎之至也

荊川先生右編卷十六